



帝 锦

下

沐非
著

帝锦

下

沐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锦:全2册 / 沐非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11-2890-2

I. ①帝… II. ①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56391号

书 名: 帝 锦 (全2册)

著 者: 沐 非

责任编辑: 李 爽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陈宇婕 王 宇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80×990 1/16

印 张: 40.75

字 数: 609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890-2

定 价: 69.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二十四章	琅嬛	001
第二十五章	中毒	009
第二十六章	离心	022
第二十七章	败亡	033
第二十八章	反击	050
第二十九章	帝后	068

第三十章 遇险

081

第三十一章 共难

096

第三十二章 心悦

112

第三十三章 识破

126

第三十四章 悲绝

140

第三十五章 骗局

153

第三十六章 蜀王

173

第三十七章 季馨

181

第三十八章 事起

197

第三十九章 坦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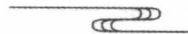
210

第四十章 命悬

235

第四十一章 举兵

251



第四十二章 锦渊

267

番外一 风起之时

290

番外二 云帆沧海

293

番外三 馨香

296

番外四 红尘绝

298

番外五 三生三世

302

皇帝抵宫，休整三日后，才重新接过朝政。

这一阵除却一些含沙射影的政争，倒也没什么重要的奏报，偶有变故，皇后也处理得妥帖。她兰心蕙质，见皇帝征途疲累，宫眷也多思慕之情，便在昭阳宫中设下夜宴，既是接风洗尘，也算是阖家团聚。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晴好的傍晚，晚霞点缀着琉璃瓦和朱墙，一丝丝嫩绿的新芽在枝头高飞，朦胧中只觉得妩媚。

一停停宫轿络绎而来，宫裙华鬓重重，宫妃们在侍女的搀扶下步步生莲，袅娜如弱柳扶风，笑语嫣然中，一一在默认的席案前坐下。

贴近帝后的一席，奇异而突兀地空着——那是唯一的四妃正位，属于皇帝微贱时候的侧室云氏。

嫔妃们交换了几个眼色，却默然无语，云贤妃自从巫蛊之事后，深居简出，对皇后的昭阳宫更是退避三舍，这一次她也未必会前来。

皇后凤冠上一颗大珠闪烁，映得她面目姣美动人。她仿佛全无芥蒂，对着皇帝笑道：“云妹妹迟迟未到，可还是在生我的气吗？”

皇帝微微摇头，正想说些什么，却见殿外人影摇曳，说话间，云贤妃携了徐婴华的手，已是缓缓步入。

云贤妃性好素净，虽因欢宴之故，戴了串福寿玛瑙多宝链，在花团锦簇

的美人之中，仍显得十分低调，她手中紧紧挽着的徐婕妤，却是打扮得极为出色。

她着一身淡月云锦，料子上透出的暗纹，却不是常见的鸾凤花草，而是挺秀素雅的湘竹，在熠熠灯火下，如幻如雾，夜风吹过，仿佛有沙沙声拂耳。

与一般宫裙的迤逦繁丽不同，她衣裙的式样极为简单，只是飘忽而下，乌发也只是用碧玉簪子斜拢住，长长地垂在肩侧——那是极为妙丽的江南少女的风韵。

皇帝打量着这一身装扮，很是欣赏地笑道：“去了一趟江南，婴华倒是把那里的风韵学得十成八九了，比起千篇一律的宫装，确实要显得素洁清雅。”

皇后听了，目光一闪，却没有丝毫酸意，抬头笑道：“可是呢，常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徐婕妤出去见识了一回，倒是焕然一新。”

她笑着对众人道：“可被比下去了吧？”

众妃一齐低笑，却有人心下有火，面上也显出不自在来。

“徐婕妤可真是有胆有识，这么千里迢迢的，就追着万岁去了江南。”

带着讽刺语气的低语和窃笑，在席间低回传递。

徐婴华轻扬娥眉，微微瞥了一眼这些女子，心下冷笑，面上却越发恭顺：“臣妾先前鲁莽，请娘娘治罪。”

皇后握了她的手，深深叹道：“有你在万岁身边，我才放心许多……只是有一桩，你千万可别再犯——这么孤身几人，就胡乱闯着出宫，万一有个闪失，可叫我怎么跟云妹妹交代？”

云贤妃在旁含泪听着，一边替她向皇后谢罪，一边却是恨铁不成钢地嗔道：“这丫头像脱缰的野马，随意妄为，若不是万岁跟娘娘包容，有九个她，也粉身碎骨了。”

皇后心中冷笑：明明是你唆使她行这险招，如今却来惺惺作态。

她眉眼带笑，远远望去，这几个花容云鬓的绝代佳人，竟是一团亲热和煦，谁能看出其中的险恶？

皇帝在旁听着她们妇人絮语，于是笑道：“好了好了，你们婆婆妈妈个没完，却还要开宴不要？”

皇后听他提醒，笑嗔着捶了他一记，于是宣布开宴，并率先敬了皇帝一杯，祝词道：“万岁凯旋，又一举拿下金陵，实在是我朝盛事！”

阶下莺声燕语，齐齐为上贺，皇后放下酒杯，笑道：“万岁最近疲累，我特地准备了歌舞，若能博您一笑，也算是解乏了。”

她仿佛又想起上次的刺客惊险，微赧着笑道：“大家请都放心，这一次绝不会跑出个刺客了！”

哄然笑声后，丝竹声声而旋，随即在水榭楼台间出现的，乃是着江南服饰的清秀舞女。

“这都是教坊呈上来的，我看这些孩子也是良家子，所以允许她们在御前表演……”皇后仿佛漫不经心道。

乐声一动，却不是平日的华贵雍容，而是悠扬清丽的江南暮雨。

小雨细润如酥，草色遥碧有无……

舞伎们水袖翩然，微吟中带着吴侬软意，远远望着，犹如一朵朵苍青色的飞花。

自在飞花闲如梦……

皇帝咀嚼着这诗句，只觉得赏心悦目：“梓童真是费心了……”

“皇上可别说话，继续看下去吧！”皇后轻声笑道，眼睛在阴影里闪闪发光，好似在等待什么。

乐声越发细微，好似这一场春雨逐渐细弱，皇帝以为即将结束，却忽听一声清笛悠扬，仿佛惊蛰之雨现于九天之上，绿意在这一刻染入心中。

一团雪影由昏暗角落翩舞而入，青色舞女们一层层散开，偌大的殿中，只听见玉屐轻敲地面的脆响。

那是……

宝锦凝望着那熟悉的身影，平静无波的面上，因惊讶而染上怒色。

琅嬛？

那纤丽袅娜的身影，宛如生生滴入凡间的仙子，粉雕玉琢的双足上缀了玲珑，旋舞之下，玉屐声声，九音风鸣，举手投足间，越发显得勾魂摄魄。

她始终低垂着头，直到一声琵琶急作，如珠玉落地，这才露出庐山真面目。

执金吾卫士齐齐发出低叹，众人也被那艳光逼得一窒，只见那易喜易嗔的芙蓉玉颜，竟不胜娇羞地微微一笑。

皇帝只觉得眼前一眩，心中也是一惊——素闻唐国琅缳郡主风华绝代，如今盛装之下，果不虚传！

皇后在一旁笑吟吟地看着，低声道：“我听说皇上只将此女一人带回京城，想必是她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特地选进宫掖，若是能博您一两分欢颜，也算不枉了。”

她娓娓说来，说不出的体贴温柔，却偏偏带出了一两分的赌气幽怨。皇帝听了出来，不禁在桌下挽了她的手，凑在耳边笑道：“盛名之下，也确是姿色不俗，只是在朕心中，当年在溪边戏水，随即拔剑刺我的皎皎少女，才真是天下第一美人！”

他想及两人初遇的那次，那时她衣衫半遮，雪肌凝玉，眼中却是冷怒燃炽，水光在冷月下飞溅成霰，她铿然拔剑，冰冷的锋芒几乎划破他的咽喉……

他想起陈年旧事，心中不禁一阵唏嘘，回首去看皇后，一句“当年险些被你刺个透心凉”还未及说出，却见皇后面上变幻不定，目光幽闪，仿佛沉溺于往事之中。

长而秀丽的眼睫微微颤动着，皇后回过神来，苦笑着掠了一把鬓发，轻描淡写地调侃道：“老了，已经比不得这些年轻人了，皇上敝帚自珍，却也不怕别人笑话……”

他二人私语絮絮，一旁的嫔妃们却各自交换了个眼色，面色凝重之下，却是把眼前这少女当成了劲敌。

那些或是讥讽，或是嫉妒的目光，有如芒刺纷射，琅缳却仍是巧笑倩兮，莲步微移，一时之间，竟是飘忽若神，宛如凌波微步。

云贤妃的眉头不易察觉地蹙了一下，随即唤过徐婴华，低声问了几句，这才面色稍霁。

皇后看得高兴，轻声笑道：“这位南唐郡主的舞姿真是美不胜收，比起宫里那些飞天入地的俗艺，真要胜出几筹……”

她指点着讲解给皇帝，口角之间，隐隐对这位亡国郡主夸赞有加。

宝锦站在皇帝身后，听着帝后二人言谈，心中却是雪亮——琅缙手腕高妙，竟通过重重阻碍，跟皇后搭上了线，又或者根本是皇后故意提携她，让她得以在殿中表演。

她瞥了眼若有所思的云贤妃和徐婴华，唇边不禁露出一丝冷笑——皇后与这姨侄二人斗得势如水火，如今是想用琅缙来分宠呢……

琅缙不过是一介亡国弱女，孤零零再无根基，即使一时得宠，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皇后这次，真是打得好算盘呢！

她又偷眼看了皇帝一眼，见他确实对琅缙的舞姿点头赞许，眼中那抹惊艳也未曾消散，却没有众人那般痴迷之色，心中微微一笑，暗道：琅缙自恃美貌，这次恐怕要南墙碰壁了！

一舞将尽，赞誉之声迭起，琅缙往上首望来，却不见什么特别的表示。她略一思量，想起皇后传来那句没头没脑的话，顿时心中豁亮，随即微微提气，莺声婉转道：“贱妾尚有一技，恳请奏于御前。”

皇帝未及言语，皇后就笑着开腔道：“今日欢宴，只要不是舞刀弄剑，尽管演来。”

周围传来一阵窃笑声，众嫔妃早就听说，先前那批毒门刺客，就是这位琅缙郡主谋划派遣的，皇后这一句虽然平淡，却暗带诛心刻薄，众人笑得很是痛快，只觉得遂心解恨，总算出了这口恶气。

琅缙垂首敛目，众人看不清她的神情，只见她宛如不觉，轻笑着应了，随即对着一旁的宫人道：“请给我取一支笛来。”

玉笛很快奉上，虽不如皇帝那支，却也是上品，琅缙拿到手中，看也不看，凑到唇边，顿时一阵清渺之音，回荡在大殿之中。

这是……

宝锦耳听着乐声迷离微颤，仿佛有着独特的神韵，心中却越发惊疑不定——初见那日，皇帝于林中吹笛，也是用了如此微妙而独特的技法！

音调的回环绵长，酷似长姐锦渊的技法……

这究竟是……

她正在沉思，却听身前咯噔一声，抬眼望去，竟是皇帝神情恍惚，望定了琅缙出神，连手中玉盏捏碎了也不曾发觉。

宝锦心中顿时升出不祥的预感！

果然，一曲终了，皇帝蓦然起身，玄衣长振之下，宝锦但觉他贵不可仰，竟有一种陌生的威仪。

“封陈氏琅嬛为贵人，赐住宁华宫。”

一声诏令，顿时让四座沸腾，几位近侍大急，正要上前劝谏，皇后一记眼风扫过，几人顿时噤若寒蝉，只得唯唯称是，记下了这一笔。

宝锦站在皇帝身后，看得很是真切，只见他双目放光，深深地望着琅嬛。

这一刻，一阵莫名的躁怒袭上了宝锦的心头，那是酸涩、轻蔑、冷笑，混合着怨恨的复杂意味。

她死死咬住唇，几乎想放声大笑。

宝锦四下里看着，只见一些趋炎附势的，已经在上前恭贺，琅嬛仪态娴雅，对答自如，令一些嫉妒之人无话可说。

果然小觑了她……

宝锦叹了一口气，心中一阵怅然若失。她望着皇帝的侧面出神，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所谓痴情之人，也不过如此！”

她不愿再看这一幕，低头掩住唇边的冷笑，悄然潜出了大殿。

殿外空气清新，星辰也格外闪亮，她正要离开，却听身后有人唤道：“且慢！”

宝锦回过头去，只见云时一袭苍缎蟒服，从中庭缓缓而出。

他俊逸的面容上带着些醉意的微红，一双黑眸却熠熠生辉，散发出温柔沉静的光芒。

夜宴的香气在空中萦绕不去，羽林金吾卫士手中的剑戟寒光，映出他淡定高华的气韵。

“靖王殿下……”

宝锦看到他，心中不由得一暖。随即，她想起了上次云时所说的——他家人尽丧于元氏，不由得心中咯噔一声，声音也随即变得疏远清冷。

“你也是偷偷溜出来的吗？”云时走近她身边，微醺着笑问道。淡淡的酒香，衬着他清新好闻的男子气息，让宝锦觉得有些不自在。

宝锦低头不答，只觉得殿中飘散出的熏香，压得心头越发沉重。

“是因为万岁的缘故？”云时的声音清漠。

他望着心仪的女子神色黯然，只觉得心中又痛又涩，胸中一道热血，几乎要爆裂开来。

“他贵为天子，拥有三宫六院，本不会对谁有真心真意！”他的声音压抑沉凝，一字一句，从胸臆中吐出，仿佛泰山压顶。宝锦只觉得眼冒金星，酸涩得几乎要流下泪来。

“他什么也不能给你，反而会让你陷入后宫的无穷纷争之中，这般朝三暮四之人，根本不足与你相配！”

云时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宝锦的面色苍白，身影摇摇欲坠。她抬起头，在星光照耀下，面容无比苍白，凄婉笑道：“这些我都知道……”

她深吸一口气，痴痴望定了云时，明眸之中，忽然蓄满了泪水，就这么怔怔地滑落下来。

云时只觉得心如刀绞，伸出手，想要擦干这泪痕，却被宝锦猛地拍落：

“靖王这些话，已经说迟了！”

宝锦倔强地咬着唇，拼命压制眼泪，红着眼圈道：“初见之时，殿下就该当机立断，如今说这些，又有何用？”

所谓当机立断，说的正是皇帝亲自索要将她带入宫中之事，若是当时云时坚拒，也不会有这许多波折。

云时听了这一句，如遭雷击，嘴唇颤动着，眉宇间似有雷霆闪现，无数的愤懑和憾恨在胸中喷涌，连周身血脉都为之沸腾！

“是我的错……我堂堂七尺男儿，竟连心爱之人也无法保全……是我对不住你！”

他一拳捶在朱墙上，随着沉重的巨响，眼前竟出现了一条大缝，他的手随即流血不已。

不远处的守卫听到声响，正欲奔来，云时沉声低喝道：“是我醉后不小心，不必过来！”

重重宫墙将宝锦纤弱的身影遮挡住了，那几人探头偷看了云时一眼，随即又缩了回去。

“你又何必如此……说起来，我与殿下萍水相逢，要你为我涉险，也实

在是强人所难。”宝锦轻叹一声，缓缓说道。

她转身欲走，玉臂却被一道钢铁手腕牢牢握住，动弹不得。

云时素来沉稳的眼中，仿佛有两点火焰，有着摄人心魂的隐忍和狂烈。

“你以为我是惧怕皇帝？”他冷冷一笑，声音轻微而清晰，在宝锦心头滚过，“他虽为我主上，又是义兄，却也不值得我奴颜婢膝，更不值得我把你拱手相送！”

他俯下身，如掬幽兰，不顾她微弱的挣扎，将她紧紧地抱入怀中，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你再等一阵，然后……”

所有的欲说还休，被他吞入腹中，化为一声叹息，三分愁断，却不能诉之于人。

他近乎贪婪地深吸一口她的体香，随即放开，转身大步走开，只留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再等我一阵。”



宝锦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回味这意味深长的一句，突然静静地笑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果然所图非小！”

“你在说谁呢？”身后有人轻笑着问道。

宝锦早就察觉她的到来，对此也不吃惊，转身淡淡道：“好一阵没见，你的内力已经完全恢复了？”

来人扑哧一声，笑得腰都直不起来，故作哀怨状：“妾身自见弃于万岁，终日以泪洗面，人比黄花瘦，又兼憔悴东风……”

“行了行了，你简直是在败坏诗词。”宝锦听她胡扯，又见她面色红润，本想调侃两句，心中却仍是郁郁，强笑着说了一句。

明月身形矫健，几步就走到她身旁，见她眉带郁恨，也收敛了笑容，轻声问道：“皇帝又惹你心烦了？”

宝锦冷笑一声，只觉得这一句问得自己心中怒火高炽：“他有什么本事惹我心烦，如此荒淫无道之人……”

她再也说不下去，转身疾奔而去，也不理会明月在身后一头雾水。

明月见她神情有异，喃喃道：“这是怎么了？”

她见殿中络绎有侍女奉盘而出，便注意倾听，没几句，便知悉了新宠之事。

“原来如此……”

她叹了口气，又是好气，又是担忧。

“凭空杀出个陈贵人，这下宫中又要一阵忙乱……”

想起宝锦微红的眼，她心中暗道：难道她真对皇帝有情？

心乱如麻之下，她低头急走，却几乎撞到一行人。

“大胆，竟敢冲撞娘娘的鸾驾！”

明月被尖厉的声音吓了一跳，她抬起头，却见眼前宫人浩荡，竟是锦粹宫的云贤妃和徐婕妤二人。

“原来是月妃娘娘。”

云贤妃的神色仍是和蔼，只是眼角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阴影。

她半是劝诫，半是说笑道：“夜已经深了，月妃你又体弱多病，若是冲撞了万岁，怕也不是什么好事，还是早些回去安歇吧！”

云贤妃见明月不时朝殿中眺望，以为她在挂念皇帝，于是以微恼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轻声叹道：“万岁不会见你的，中原之人最重贞洁，你实在是犯了大忌了！”

“那也是皇后娘娘目光如炬，及时揭穿的缘故。”

徐婴华微微冷笑着说道。

她朝着殿中回望一眼，唇边露出讥诮的弧度：“万岁今日得此名花，也多亏了皇后娘娘的一双慧眼呢！”

明月听在耳中，知道这是在讥讽皇后，也懒得管这些勾心斗角，匆匆告辞而去，自去寻找宝锦。

宝锦却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居。她气闷之下，也不理会宫中笙歌艳舞，由密道出了宫，径直去了翠色楼。

常去的竹楼小阁上，已有人捷足先登，却是黑纱蒙面的辰楼主人。

她焚香抚琴，一袭黑衣沉静如水，在月光之下，宛如隽永的雕像。

“江南之行如何？”她轻声笑问道。

“景致非凡，让人如坐春风，依依不舍……”

宝锦微微一笑，想起这一次的惊险和意外，不由得全身都懈怠下来。她随意扯过一个软垫，大咧咧地盘膝而坐，惬意地往墙上一靠，深呼一口气，